

地球脉动

长白山的自然之旅

◆汪永晨

大自然因为有人欣赏会更美丽吗?

这是我七月走近长白山后的第一感觉。因为懂得自然,爱惜自然,才能把自己的家乡保护得那么美,我由衷地感慨着。

此时正值很多大城市酷暑之时,也不知道有多少是人为因素。但是在长白山,温度只有26度,这份清凉与这里的森林得以保护、河流得以自然流淌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长白山脚下那条二道白河,清晨鸟儿们就在蓝天白云中上演百鸟朝凤,傍晚水面上升腾起淡淡的薄雾,飘飘然,悠悠然,加上一群野鸭子的闯入,如梦如幻。这样的场景似曾见过,却已是久违。

漫步一池湖水

长白山脉是鸭绿江、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是中国满族的发祥地和满族文化圣山。“长白”二字还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即为长相守、到白头,代表着人们的忠贞与美满的爱情。

作为世界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长白山拥有完好的大片原始森林,植物种类繁多,植被的垂直分布十分明显,展示了地球表面植被水平分布(落叶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针叶林、苔原)的缩影。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苔原,是欧亚大陆山地苔原的南端——中国独一无二的高山苔原。由于地理位置、地质、根伸展等生态因子变化,使长白山的植物区系和植物群落与我国其他山区以及北美洲相比,有明显的特点。

一听到“长白山”,就会让人联想到天池。这个东北三条大江的发源地曾经有过水怪说,愈发增添了长白山的神秘。

不过,长白山脚下的秘密花园可有几个。今年盛夏,我走进了王池花园,有人说那里是“天使散步的地方”。

要说王池花园,当然要先知道一下那里的王池。王池位于天池西南13公里,冠冕峰南5公里处,

为长白山“七十二龙潭”之一,是由岩浆蒸汽喷发形成的火山口,汇聚地表水而形成卵形的火山口湖。南北长40米,东西宽30米,最深处达3.5米,集水面积1200平方米。北侧为高山岳桦林,南侧是大片的草地。

古书上记载,池不大而秀雅,水不深而清澈。眺望宛如一轮皎月,镶嵌在林海之中,素有“王池笑月”之称。王池花园的神秘,除了美得像仙境以外,就是那一池水常年保持在相同的水位,而且这池水既没有人水口也没有出水口。科学家也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就在我们被这里的美与神秘深深吸引时,旁边却有游客说:不就是一个大水坑吗?

在我看来,王池池畔那长满的沙草——乌拉草和蒲草,像是给一池水蒙上了一层面纱。特别是在蒙蒙的细雨中,雨滴打在水面上,撒在画外音符,奏出旋律的蒲草间,加上池水边岳桦和塔松的相伴,池中小鱼、青蛙、林中小鸟们“呱一呱”、“啾一啾”的交响,怎么是一个大水坑能形容得过来呢?

掉进一片花海

长白山高山苔原没有四季之分,地表以下是永久冻土层。一年365天有300天刮风;一年12个月有9个月被冰雪覆盖。这里的植物十分神奇,每年7、8月无霜期,它以极快的速度发芽、开花、结籽,然后进入休眠。这两个月,从海拔2000米的山坡到山头,好似魔幻一般,整个高山铺上了厚厚一层花毯,无数的奇花异卉争芳斗艳。有人甚至形容,来到这里,就如同在天国欣赏空中花园。

长白山的苔原带可不是荒凉的大漠,现已发现冻原植物170多种。王池附近的岳桦林和大片的草原,在春、夏、秋3个季节,总是开满各种鲜花,美得令人沉醉。7月初,那里的牛皮杜鹃和蓝色鸢尾,让长白山的色彩可用得上“轰轰烈烈”来形容。接下来,用朋友的话来描述:粉色的扫帚玫,桃红

的柳兰,金黄的还魂草,大红色的榆花,纯白色的山梅花,这些绚丽多姿的鲜花,把这个有着传奇故事的王池,装点得像贵夫人般的漂亮。

长白山西坡,神奇的花季最为明显。由于向阳,西坡的春天要比北坡来得早些。现在的王池花园修了栈道,而小路两旁的花卉生得又高又密,有“人在花中行,相互不见面”一说。而给我的感觉就是:“掉进”了花海。

长白山有植物种类2000多种,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花卉植物就占一半左右。分布于山坡、林下、谷地、河边。其中,鸢尾、百合、大花萱草、金莲花、唐松草、藜芦最为著名。每到春夏之交,各种野花竞相开放,一眼望去,漫山遍野姹紫嫣红,生机盎然,花朵之多、面积之广,无不令人称奇。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掉进”这一花海,很难想象什么叫花铺成的地毯;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掉进”这一花海,也很难惊奇这里的花朵竟能如此之多;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掉进”这一花海,也很难下决心把这一个名字记在心中:婆婆纳、分珠紫萼、唐松草、聚花风铃草、高山瞿草……

花的名字也那么好听。走在这池水边。那么神秘,那么忧伤。走在这片花海,让人不忍离去。

保护一座山林

在长白山二道白河镇,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郭晓涛介绍下,我采访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武耀祥。武主任给我说的几点,要是搁在几年前会让人觉得有点颠覆性,归纳起来为:穿越、放生、打松子。

穿越,现在日益流行的穿越运动在长白山、在保护区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对防火、保护动植物有影响。如果没有经过批准的穿越,

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放生,保护区内是严禁放生的。因为不仅会给保护区里的动植物带去疾病的风险,还会给基因的纯洁造成影响。

打松子,保护区内严格控制打松子。因为这是从林子里的野生动物口中夺食。松子是很多野生动物的粮食,特别是过冬前,它们要大量存储冬粮。曾经就出现过因为红松的松子被打光,熊冬天被饿死的惨案。为此保护区的人提醒公众:买松子吃的时候,请想想森林里的动物,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在长白山工作了18年的学者沈孝辉说,1985年他离开长白山时,那里还有5000多头马鹿。那时,走进长白山,不仅能看到花的海洋,还能看到豹子叫、野猪跑,各种鸟飞蛙跳。而现在的长白山,静得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很多野生动物的家园。

武耀祥说,保护区禁止打松子后,野生动物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其中15种有蹄动物在长白山又出现了。特别是马鹿很长时间几乎看不到了,现在也出现了。此外,棕熊、林麝等珍稀动物也回来了。

而保护区里的森林防火也有了很大进步,现在可以靠电视监控来完成,偌大的林子哪个角落有了火情,监控室里马上就能看到,并及时防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白山的夏日,除了美、凉快以外,最重要的还是空气好。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7482个。据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当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达到每立方厘米1000个~1500个时,认为是清新空气。

大自然因为有人欣赏会更美丽吗?在长白山脚下,答案是肯定的。

汪永晨,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著有《拥抱自然》《绿镜头——中国生态的昨天与今天》《寻找江河》《中国绿色行动》(中英文版)等作品。



史林寻踪

宋朝的饮食安全问题

◆李开周

父亲种了一辈子地,现在年纪大了,抢不动锄头了,不敢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于是把老家那十几亩责任田全部转包给别人,自己去镇上一家超市里做了仓库保管员。

自从去这家超市上班以后,父亲就不再购买超市里的肉了。他自己不买,也劝我不要买。他在电话里跟我说,那家超市出售的所谓“生鲜肉”,其实都是过期冻肉,看起来红白相间非常可爱的五花肉饺子馅料,其实都是用猪油和鸭肉“拼装”的赝品,至于贴着“本地鲜羊肉”、“内蒙牛肉干”等标签的牛羊肉,竟然是临近县城某地下作坊以超低价格配送的母猪肉。据说现在的地下作坊工艺先进,能将猪肉纤维打散重组,再加入不同口味的肉精和色素,想让它变成什么肉就能变成什么肉。

在这家超市做了23天,领了15天的工钱以后,父亲终于忍受不住良心上的煎熬,主动找老板辞了工。他迷茫地问我:“现在的人咋会变成这样呢?以前饿死人的年月也不这样啊?”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挨饿挨饿,没有这么多奸商。

父亲没有读过书,不了解历史。如果他了解历史的话,他会明白奸商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我们经常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呢,人心从未“古”过。当年鲁迅从北京去西安,在车站买一荷叶鸡,揭开荷叶,里面是块胶泥,假得更厉害。鲁迅说他从中国文化里读到两个字——吃人,其实他还应该读到另外两个字:假货。

南宋人袁采说过,给鸡喂沙子,给鹅充气,在盐里掺灰,让粮食受潮,往肉里注水,如此这般的令人发指的欺诈手段,在宋朝早就盛行了。

北宋人苏象先回忆说,开封曹门外有一大批专门加工死马肉的地下作坊,作坊主收购死马,埋入地下,泥土隔绝空气,减缓腐烂时间,第二天刨出来,用豆豉炖熟,再做成肉干,冒充猪肉和鹿肉流入市场。

生于南宋、死于元初的宋朝遗老周密不买鹿肉,因为他了解内情:“今所卖鹿脯多用死马肉为之,不可不知。”秦有赵高指鹿为马,宋

有奸商指马为鹿,前仆后继,如出一辙。宋朝还有一本名为《物类相感志》的生活小册子,其中有一段教人如何判断香油真假:“以少许擦手心,闻手背香者真。”把香油滴到手里,用手背去擦,过一会儿再闻,如果不香,那就说明买到了假货。这说明宋朝不仅有假肉,还有假香油,不然人们无需总结这样的经验。

难道古代中国仅仅只有宋朝才盛行造假吗?当然不是。翻翻元明笔记,读读《三言二拍》里的话本小说,各种奸商在元、明朝同样是大行其道。至于清朝,更不例外,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余尝买罗小华墨十六锭,漆匣黯黯,真旧物也,试之乃持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庵于湿地所生。又丁卯乡试,在小窝买烛,艺之不燃,乃泥质而裹以羊脂。又灯下有唱卖炉鸭者,从儿万周买之,乃尽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内傅以泥,外糊以纸,染为爇爆之色,涂以油,惟两掌头颈为真。”墨锭是涂黑的泥块,蜡烛是抹了羊油的泥块,烤鸭是包了泥块的骨头,真是无一不假,无商不奸。

从宋朝到明清,再从明清到今天,一块注水肉贯穿古今,一群奸商流毒千年,有些读者可能会将其归结为国民性问题。实则不然——西方世界也有奸商,欧洲人曾用马肉冒充牛肉,金融领域的庞氏骗局也在欧美流行上百年。由此可见,制假和欺骗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但是从比例或者数量上看,制假假假在中国大陆的盛行程度绝对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地方,否则我们也不会跑到香港去买切粉,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了。

或许人性本恶,只要利益大于风险,哪个民族都有可能造假,所以监管和惩罚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让我们共同努力,增加奸商的风险,促进社会的平等。

李开周,河南开封人,专栏作家,专业研究古人衣食住行,善于通过讲述有趣的历史故事,将读者带入到遥远的古代,曾出版《宋茶》《食在宋朝》《陆游的英雄梦》《包公哪有那么黑》等专著。

流光飞舞

王亚玲和她的岩彩世界

◆陈旻



喜欢敦煌。尤其喜欢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喜欢它的色彩艳丽脱俗,千年不褪。古代的画师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什么工艺?选用的什么颜料?颜料从何而来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直到今年5月,我在敦煌见到画家王亚玲时,这些问题才得以释怀。

来到鸣沙山下的王亚玲工作室,在一张偌大的台桌上,正忙于创作的王亚玲小心翼翼地用着色笔在宣纸上描着土黄色的颜料。我不禁好奇,凑上前去问:涂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将彩石研磨成的粉,掺入胶水,上色,固色,保持画

作的不变色。”发髻高挽,文静秀丽,颇具大家风范的王亚玲放下手中的着色笔,带我来到了陈列岩料的展柜前。

“这些就是本地的山里找到的各种彩石打磨成粉后,给画作着色的颜料。你看这些矿物质岩料好看吧?”她的介绍勾起了我的兴奋点。

“敦煌壁画为何能保持千年不褪色?难道就是靠这五颜六色的岩料?”我问道。

王亚玲向我介绍,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等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

米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中国在1600多年前,就具备了很高的颜料发明制作技能和化学工艺技术,莫高窟保存了十六国到元代连续1000年的颜料样品,堪称世界上最大的颜料长廊,是活着的“色经”。

“颜料主要来自进口宝石、天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从印度、伊朗、阿富汗等国进口;二是从敦煌及周边就地开采;三是植物人工合成。”“你看,上千年的过去了,壁画中的大部分色彩依然鲜艳如初,让现代人惊叹不已”王亚玲侃侃而谈,语调轻快,表情轻松。如果你事先不知道她的弘扬敦煌文化杰出成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等身份,绝对会把她当成一个研究壁画学的讲师。

此刻,面对着王亚玲画室整整一面墙内陈列的红、黄、绿、蓝、白、黑、褐等30多种岩料,我有些激动,似乎找寻到了在现代文明中久违的绘画岩彩、千百年来依然闪耀的敦煌艺术、大漠中薪火相传的匠人精神,而这一切,似乎一直亘古不变。

我伫立在一个橱窗又一个橱窗面前,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空隧道:那些洞窟里千佛的塑像,那些满满的壁画。画师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颜料,毫不吝惜自己的光阴和生命,画了一千多年,留下了这些动人心魄的艺术瑰宝。有的壁画,哪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经过一千年的风吹、雨打、日晒、沙侵,但色彩依然浓郁如新,鲜艳如初。

就在这间宽敞明亮且充满灵性的作品展示室内,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几十幅王亚玲取材于敦煌壁画的工笔作品。“我使用的颜料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银朱、赭石、土红、石黄、雌黄、白土等,同时也使用了藤黄、胭脂等植物颜料再加上金箔色,令画面看起来丰富多彩又不易褪色。这些画既不像油画那么亮,也不像水墨画那么薄。透出岩彩本身的古旧美感”。

就在这样一个仿佛远离尘世的、弥漫着古代和异域气氛中,一滴鸣沙山下的雨,一尊古老的青花,一辆月落下的茶壶,一片日出阳关的落叶,一片丝绸之路上的浮云,一只可爱的小鸟,一尾路过的蜻蜓,一条牛仔裤的颜色,这些各种工笔画作,被王亚玲高度的概括和表现。她尤善于运用简练的笔墨,将敦煌壁画背景下的当代清秀的女子塑造出个性鲜明

和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她的这种悟性明显地表现为艺术感觉的细腻和灵敏。

我特别喜欢一进画室门口的那幅壁画,画面如钻石般折射出熠熠的光,令壁画背景更为逼真,用色与真正敦煌壁画保持相近。王亚玲的画作所带给我们的艺术美感,都源自于敦煌大自然的馈赠——岩彩。提纯的原汁原味的岩彩在画布上展现出的震撼画面,弥新而古朴。

看着这些画作,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敦煌,月牙泉边,小轩窗前。千年机缘,三研九染,精美画作,一位秀丽的女子,精心绘就每帧工笔……

陈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马王巴拉图苏和》一书撰稿人。